

31
74
4

理學類編

卷之一

陸本氏
藏書

理學類編序

古之學者，卽事以窮理，謹乎彝倫，日用以脩身，不敢騖乎高遠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得乎天，以爲德具于人心，宜至切矣。孔門穎敏，莫先子貢，而其言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聖人之設教可知矣。道絕于戰國，經燔于秦漢，儒專門授受，惟事口耳，于餘年聖賢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關閩，諸君子師友並起，論議精到。

道學之明於斯為盛朱子所定諸經四書既有成說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宗之宜後學之有依賴而無所惑矣間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設為疑問而答者之牴牾不可勝說何哉徒徵諸儒先之言而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已意增廣演繹則舛譌隨焉於是子貢之言為益信而每深嘆其未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采周程以下數子所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載於成

周子以大極圖說
手授二程朱考亭
張南軒並言之
然其事本無明
於宋竹垞經義考
詳論之

書及其門人之所錄者輯為八卷名曰理學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書而可攷乎天道性命之說其用心仁矣哉烏乎知性則知天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襍奚待考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首繼前聖之絕學作為圖說發明太極以授程子而二程終身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聞乎天道之妙也以初學之賢而欲窺見天與聖

資

人之道毫釐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已之實病則程子之教深有望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是編所輯固有功於初學矣然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能究其孰同而孰異哉故朱子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者異此以及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下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此

爲已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當以庸下之質蓋嘗用力而恒懼未有聞也因誦是編謹述此爲序而請教焉臨川吳當序

重刊理學類編序

夫理莫大於天地幽於鬼神渙於
 人物微妙於性命荒唐於異端皆
 學者所當究而辯焉者也故陸子
 靜曰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內事此
 臨江張九韶氏理學類編所由作

理學類編

序

一

夫理莫大於天地幽於鬼神渙於
 人物微妙於性命荒唐於異端皆
 學者所當究而辯焉者也故陸子
 靜曰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內事此
 臨江張九韶氏理學類編所由作

也其所采輯以周子程子邵子張
子朱子之言爲主而本之六經語
孟參之諸儒論議而附以已見無
非闡明理學以淑人心焉耳是編
昔雖梓行而傳之者尚未廣也予
偶得之觀其顛末而知其析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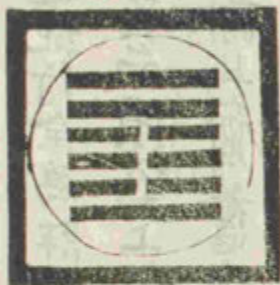
善匪徒詳於紀載以博觀爾也蓋
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理之正也至
於異端則非理之正矣世之君子
孰不從事正學間亦有惑於異端
者由其見理不真故也是編先之
以論天地次之以論鬼神以論人

物以論性命崇正也終之以論異
端黜邪也崇正黜邪而理學明矣
學者誠能以心而會其理推類以
盡其餘則天下之理寧不一以貫
之哉苟或徒事口耳而泥於編之
所載其不貽斲輪者之笑幾希矣

茲予以是有補於來學故命工重
鈐諸梓以爲理學之助云

嘉靖壬寅春二月吉日

勿齋



丙寅春友人丘遜齋見示其舊同學小倉石川彦嶽翁所寄
坤遊紀行余為評駁其文理不穩者數十事既而遜齋又
還之翁頃翁上京省其先人麟洲先生墓因來見余
厚謝且齋舊稿十餘篇使復評駁余亦服其溫良謙
虛不罪唐突唯善是從雖然又恥其視余以為文辭而已
者也故為辨駁此篇以示之其議論雖平日胸次所蓄而
一時走筆應有得意旨重複前後失次今不暇整理翁宗
程朱祗有淵源不識復無罪其唐突而休休容之乎否
若能容之無吝高見請為是正是余之所深望也因書
之卷首俛示遜齋

文化戊辰五月端午日 敬所豬飼彦博書

理學類編綱目

卷之一

天地

論天地之始終

論天地之形體

論天之樞紐

卷之二

天文

論日月星辰

論日月食

卷之三 日月星辰

天文

論雲雷風雨之屬
論虹蜺河漢

卷之四 大之賦

地理

論地里之廣闊
論潮汐之消長

卷之五

鬼神

論鬼神之情狀
論祭祀之感通

卷之六

人物

論人物之始生
論人為物之靈

論輪迴生死之辨

卷之七

性命

論性命之理
論本然之性

論氣質之性

論心為性情之主

卷之八

異端

論佛老神仙

論陰陽家之說

論相人形貌

論讖緯之說

理學類編綱目畢

理學類編引用先儒姓氏書目

正編

周子

惇頤茂叔
濂溪先生

太極圖說

程子

顥伯淳明道先生
頤正叔伊川先生

遺書

外書

易傳

文集

張子

載子厚
橫渠先生

正蒙

文集

邵子

雍堯夫
康節先生

皇極經世書

文集

朱子

熹元晦
晦庵先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

易本義 詩集傳

楚辭集註 太極圖解

西銘解 經濟文衡

文集 語類

附錄

荀子 况 卿 大猷圖說

屈子 原 離騷

董子 仲舒 賢良策

揚子 雄 子雲 中說 當作 法言

淮南子 劉安 鴻烈解

張衡 平子 靈憲

揚泉 物理論

蔡邕 伯喈 月令章句

鄭氏 玄 康成 禮記註

杜氏 預 元凱 左傳註

顏氏 之推 家訓

韓子愈退之文集

皮氏日休文集

孔氏穎達仲達五經正義

邢氏昂叔明爾雅疏

歐陽公脩永叔文集

司馬公光君實書儀

胡氏安國康侯春秋傳

沈氏栝存中筆談

致堂胡氏寅明仲讀史管見

五峯胡氏安仁仲知言

上蔡謝氏良佐顯道語錄

龜山楊氏時中立語錄

安定胡氏瑗翼之易說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博議當作左氏博議

南軒張氏栝敬夫語孟解 文集

西山蔡氏元定季通皇極經世指要

勉齋黃氏

直翰

通釋

當作四書通釋

九峯蔡氏

仲默

書集傳

北溪陳氏

淳安

性理字義

果齋李氏

方正

文集

瓜山潘氏

柄謙

感興詩解

古洲馬氏

莊父

文集

觀物張氏

行成

皇極經世衍義

西山真氏

德秀

讀書記

大學衍義

容齋洪氏

邁景

五筆

夾漈鄭氏

樵魚

通志

平岩葉氏

采仲

近思錄解

雙峯饒氏

魯仲

石洞紀聞

深山董氏

鼎亨

書傳集成

草廬吳氏

澄伯

文集

懼齋陳氏

普尚

文集

定宇陳氏

櫟壽

四書發明

書纂疏

魯齋鮑氏

雲龍景翔

天原發微

觀樂黃氏

瑞節祥翁

經世附說

雙湖胡氏

庭芳一桂

經世附說

緣督趙氏

敬子公

草象新書

草當作革

鶴林羅氏

大經景綸

玉露

史記天官書

漢書天文志

晉書天文志

資治通鑑

事文類聚

先儒姓氏書目 畢

卷之四
 天文地理
 人物性命
 異端之說
 故以次於鬼神性命則陰陽之理賦在
 人物者故又次於人物是四者皆天下

編輯大意

一是編以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異端之說
 各分爲卷而天地類次又分天文地理
 亦各爲卷蓋天地者陰陽之體也故居
 是編之首鬼神者陰陽之用也故居天
 地之次人物則陰陽之氣聚而成形者
 故以次於鬼神性命則陰陽之理賦在
 人物者故又次於人物是四者皆天下

六先生亦儒者也
豈若以六經論孟
考主而六先生之言
亦同列於諸儒論
議乎。蓋是其所
以會以理學也歟
其

余生于六七百年之
下以淺學非才敢
議六先生之言若
作張美和於九原
謂之何哉

之正理而人之所當知者至於異端則
非理之正而易以惑人者又必辨而闢
之而後可與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
正理故以為是編之終焉

一 是編以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六
先生之言為主而本之六經論孟以發
異端參之諸儒論議以究其極至於管
窺一得之愚因各以類附見焉觀者幸

恕其僭

一 所編諸書除六先生之言固無庸議矣
其餘諸子之書則取其合於理者稍有
可疑皆所不錄

一 所引六經語孟之言有先儒傳註者本
合作小字分註於下今並以圈隔之而
太書列於本章之下不復作小註至於
先儒論議有展轉相發明者亦以圈隔

余謂窮理固學問
之第一義也然學者
者當先窮者實
有用之理不可窮
空虛無用之理
今天地之深厚天
畧可知而天之高
遠則不可測矣
其所以高者何
以能窮之况又
宋儒未明乎天
地之體何以得
窮其所以高深
乎後生觀余之
所論辨詰難
而精思詳考焉
則庶乎其得着
每頁有用之理矣

之而就列於其下不復別作一條覽者
詳之

理學類編者集先儒之格言而示學者以窮理
之要也程子有言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予自蚤歲
讀周程張邵朱子之書嘗欲編節天地鬼神之
說以及人物性命之言類爲一編以爲初學讀
書者窮理之助然以方習舉子業而未暇也浪

遊場屋不得志于有司於是退脩初服始欲爲
前所未暇爲者中更世變屏處山林乃取諸家
之書而蒐閱之取其有關於性理者輯爲五類
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以至辨異端之學莫不
類各有目目各有說以究其理蓋格物窮理之
一端也或者乃謂初學之士未能致力根本之
地而先語之以茫洋不可詰之理幾何而不爲
荒誕之歸者殊不知學者之初示之以聖賢格

言將以定其見趣使不爲異端怪誕之言所惑
是亦進德之地也又何疑乎學者由是而窮天
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庶幾朱子所謂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
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
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皆可由
此而入矣然尚未是正乎當世儒先以刊削其
所未善而增益其所未逮云時至正丙午冬十

有二月庚申臨江後學張九韶羨和謹書

家祖初編此書凡三易藁乃克成編其初
命之曰格物編臨川吳先生伯尚見之曰
是編所輯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乃格
物之一端耳不足以盡格物之義不若止
謂之理學類編乃爲之作爲序引以冠此
書之首今三十餘年矣是歲之春京兆趙
君師常監稅于此間從家祖書室中見此
編以爲有益於學者命錢諸梓以廣其傳

且捐已貲為之倡而一時好事者協力成之可謂能以義舉者矣拱切惟此書以家祖十年編輯之勤而趙君一旦作成之力在我後人不可不知其所自也

洪武甲子之歲四月戊辰朔孫張拱百拜謹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地' and '易'）

理學類編卷之一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太衍未分

（Small marginal note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including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and '朱子曰易者'）

維旁薄理雖奧
妙要是邱書燕
說耳夫大極兩儀
猶四象八卦也豈
可離道卦文而
汎言天地乎諸如
此類宜案其文
理而明其本義也
宋明諸儒承誤
說認辨析理
氣互相是非苟
能明其本義則
片言可以息眾訛
矣

朱子曰理氣本無
先後之可言但推
上去時却如理在先
氣在後相似又曰先
有理後有氣耶皆
不可得而推究然
以意度之則疑此
氣是依傍此理
行及此氣之聚則
理亦在焉以是觀
之朱子理氣之說
亦勝量之見耳且
古人所謂理者條
理也殊無如宋儒
理氣之說者近世
或言六經論天道
謂氣不謂理余
謂古之聖賢論
天道不特不言理
亦曾不言氣至
宋儒乃分其主宰
與運行而兩之曰
理曰氣雖非古言
亦有所當今人

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
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
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今
按孔氏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
而爲一則是認太極爲氣矣故朱子辨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是無形
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
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
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又曰太極理
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一者常相依而未
嘗相離也又曰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
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
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

或概而非之非通
識也且夫主宰也
運行也果是一物
耶果是二物耶孰
是先而孰是後耶
古之聖賢未嘗
論之今之淺識
亦不能推究今日
闕疑

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
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
箇物事衮衮將去又曰太極動而生陽是且從
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如晝而
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有晝或問太極
之有動靜是動先靜後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
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

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
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
前又是呼

邵子曰或曰顛然而高者吾知其為天也隕然
而下者吾知其為地也吾不知天地之前何物
也曰夫無者從而有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

濁混而為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
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者

列子曰太易者未見
氣也太初者氣之
始也太始者形之始
也太素者質之始
也氣形質具大而未
相離故曰渾沌邵
子之言出乎列子
耳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又曰無極之真邵子曰太極之所以判者由道之變也二子之言是老子道生之意思也所謂真所謂道者即朱子所謂理也太極皆以氣言可知已周子又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有本末之別也明矣朱子之去恐非周子之上也

莊周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伊藤仁齋曰二句意不通當作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上二字分文相近大六二字形亦相似蓋傳寫之誤耳余謂仁齋之說推勘未到太極豈可以上下高深言之乎當作道在六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

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朱子曰周子邵子說太極是和陰陽來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

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一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

為深六極謂天地也。詎為太極耳。觀高深二字可見。西山之論莊周可謂謂究矣。

先莊以無為宗。故曰有生於無。宋儒以理為本。故曰理先於氣。漢唐諸儒則無理氣之說。故止以氣論太極。而由達者觀之。其所爭幾何。要之皆空論耳。

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朱子之說。蓋本乎此。然君子於其所不知。若血淵如也。如天地之始。實不可得而推。究不若不論之。考愈矣。恐不免痴人說夢之嘲也。

理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一邪。倘非周子啟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哉。○今按邵子之說。太極亦以氣言之。故備載西山之說。于此讀者當自擇焉。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地生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又曰。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也。而不知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也。如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捨動靜將奚之焉。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一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拶得許多查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面。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

波浪之痕豈如是之大哉且觀邊海沮洳之地惟平沙耳未見有山岳之狀也此說妄矣

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運雷電日星之屬

朱子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

邵子之一元猶佛家之一劫也荒唐之說固不足論矣朱子取之不可曉已

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

思當作理

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
疑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
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
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
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
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

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產其初亦
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月冬至皆肇
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
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
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
一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
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
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

愧心動則執中而
汗生從心動則火
動而精生以是
觀之天一生水地三
生火似不必然

理學類編 卷之二

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朱子曰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魯齋鮑氏曰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覺耳輕清上浮者爲天天圓而動包著箇地地方而

靜在天之中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爲二陽得蕤陰是以乾夫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爲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一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

理學類編 卷之二

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後便有一塊
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
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
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
物來

艸廬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爲
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
之中爲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

百年而成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
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
天混合爲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
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
終也貞子起元又肇一初爲子會之始仍是混
沌是謂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
之氣混合爲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
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

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故
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搏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
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自丑會
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
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
燥烈之氣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
而共為地故曰地開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
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

漢儒三統之說固無明據然邵子十二會之說亦何足為據蓋三代之時雖建子而寅之正而未有三統之名至漢儒因于田寅之次而目之以天地人之美名耳豈有確義乎

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為無據看來只是

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

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

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

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

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物了看他說

便須天地翻轉數千萬年○雙峰饒氏曰當初

只是一氣清濁混沌濁者沉清者浮濁自濁清
自清此是天開於子其時雖已有地而未成質
到丑上方堅實有山川之類方是地關到寅上
人始生問以皇極經世觀之自子至丑丑至寅
年歲極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絕曰且論其理
那箇是數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朱
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

世之時美數者往
以為達數者凡天
地之間無推得殊
不知其有可推者有
不可推者朱子於十
二會之說心不其信
然又不敢致疑也朱
蓋未達美數也朱
子之不深於美余
嘗於其論天文
律呂之言空索之矣

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
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二十連十二世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
自十二而二十自二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
午之間今漸及未矣至戊上說閉物到那裏則
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
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
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觀樂黃氏

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一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巳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堯得中數也○衣明善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年○雙湖胡氏曰今當一元之午會癸運酉世即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今按

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一會一會統二十運一運統十一世猶一歲有十一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一會二百六十運四千二百三十二世猶一歲十一月二百六十七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一歲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

一歲之實有三百六十五日三十分九厘九毫七忽由是而論則一會之月一運之日一世之辰皆非實數也亦足以見其出乎牽合以是正為自然不思之甚

元有十一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一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一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一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又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天是亦形氣之二物也○愚按先儒之論天地之初混沌鴻蒙清濁未判但一

氣耳及其父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疑聚於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氣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是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歧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

邵子此說所謂康
邊是康章、邊是
康也不若言不知
其所依附好索
隱僻以驚庸愚
宜其論雷為伊
川所忌

地之為體在天之
中而以天為上周
圍皆天則無所
傾墜朱子此說
未得天地之情也
既曰其氣無涯

又曰須有厚殼
若右厚殼則氣
有涯似相乖矣

康節所論即
上之天依地附
天所謂詳者恐
亦不免牽合矣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
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
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
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而
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
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
為其氣極繁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

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
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
家所未及○邵伯温曰伊川先生見康節先生
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
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
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
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
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

天包地外半在上
面半在下面下面
猶上面也曆家
美日月星辰運
行上面下面都是
美得所謂上去
更美不得者未
見所指是之矣
足以證內外
伯溫所謂六合
之外者謂天之
外也非謂下面也

邵子云天西復地
地載天蓋未知
天包地也天上當
作天下傳寫之
誤也

北高南下特以漢
古之地理言之耳
而北極出地三十六
度者僅唯河南
陽城一帶之地方
耳則雖漢古之
地亦未達其實
也以是論天地
之大宜乎不免
謬妄也

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
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
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
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
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
有地地上有天○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球地
斜隔其中西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纔

三十六度降及東南履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
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
地勢本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
北負實東南向虛也人倚北而向南是以天潛
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地
地載天天地相函以立於太虛之中而能終古
不壞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仰天有文則俯
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原知生死之

說矣

程子曰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程子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

天地之形皆渾圓也動靜之理不係方圓程子此說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積氣明其無形倚蓋喻其傾斜謂之非知天者近証矣

鄭玄注考靈曜去天者純陽清明無形

楊

天無色也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西山真氏曰按陽偉註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空虛者皆天也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

後高前下即曆家看說蓋未知漢土之偏北而反謂天傾斜耳漢土之人自稱中國各誇其知今以西

洋人之說觀之可謂井蛙之見矣

天之運轉自左而向者自右而復左朝夕晝夜每時不然朱子之說只言日之旋轉升降耳蓋偶誤之也

歧伯之言未知天地之休上下內也

非天之側轉漢人之側立也

乾是純陽卦之名耳其象為天亦猶艮為山兌為澤也後世以乾坤為天地之異名故儒者習焉而不察以乾為天之用如

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在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且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於歧伯曰地有憑乎歧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

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

朱子曰天轉也非自東面西也非旋環磨轉却

是側轉○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背北面南視

之則其運如絡絲背東面西視之則其運如轉

車是也

或問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

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

下二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二十六度狀如倚杵

謂西儀三才直
為陰陽天地人
其誤亦同字若
案諸

周天里數尚昏考
靈曜治書甄
曜度春秋考異
郵皆之二百七萬
一千里蓋依周牌
中衡之數也諸史
天文志唐宗派
家並載之胡氏
所云九十餘萬
里未詳其所據

其用則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
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
一萬二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
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
中間或未達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在故
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今按冊書言人一
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

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
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
而實地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
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
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
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理去地便承受得這氣
發音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
那鼓鞞外向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

律管候氣之說出
乎後漢書曆志
其靈安年別論
之朱子之其法最
精未看破之也

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
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
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
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
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
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
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
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

後字衍蓋因前
文而誤加也

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
何後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
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旋
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
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
故厚而深也

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
匝無空缺偏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

著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
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渠云地對
天不過

胡用之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
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
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
天中所以說天之廣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
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

至灰去畧刻不差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吋折一千里天地四遊
升降不過二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吋折一萬
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二
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二
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二萬里也春遊過
東二萬里夏遊過南二萬里秋遊過西二萬里
冬遊過北二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

右注疏載四遊之
說云地與星辰俱
四游升降冬南夏
北春西秋東各萬
五千里朱子之言
誤矣本說之妄
余辨于下

曆家唯論南北
度分未嘗言其
里數也一吋千里
妄甄高島李漢子
風於周辭既詳
論之矣朱子蓋
未見之也

四時之說冬南夏北大年冬夏晝夜長短之理若如未說似有其理然反本說朱子之云蓋忘日循黃道斜行南北之說也要之不通曆術耳曆家亦嘗有美地之四遊升降未說無紀者甚矣讀之無惑可笑

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二萬里春分之時

鄭玄註考靈曜如此蓋古者曆學未明因人之見日夏高冬卑誤以為地夏降冬升後乘文見星辰冬自夏無高下於是又言地與星辰俱四遊升降以時維之可矣之甚朱子之聰明猶不若破者何也

朱子即述再推既耳亦字當刪

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三萬里中也

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亦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

古人云天門九重但言其高耳猶言九地九淵九自半之類也亦有指別重層層矣其分爲九重者謂中央與八方耳至於西洋天學入於漢土乃始有穹動天之說而併與恒星七曜在天謂之九天朱子之言暗与此合

地下水載未得其情比之舊說九十九步百步耳

古聖賢說天多是指主宰言宋儒以主宰爲理故曰天即理也然古人之言主神靈而宋儒則主義理故語氣不同如敬天事天改作敬理事理則不成語矣孟子言天之爲而爲者天也言人力所不至即是天之所使也非謂自然爲天也不然天與賢天與子舜禹禹於天等語亦不可通陳氏之言失古聖賢之意矣

以爲天耳天大於地地無形而天有形或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與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朱子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

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右論天地之形體北溪陳氏曰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何有形體○餘說見下段

朱子曰尚書璣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

外猶殼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
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
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
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高
之上又其南十一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
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
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

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
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
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或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
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
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
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
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

儒者爭上論天
實無則驗故不
知北極出地之度
隨地不同

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一度常
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一度之
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
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
說矣

朱子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北極在地上中處南
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
朱子曰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

閩浙之地南極入地半度老人星出於地上可交度自是得見問者對者皆未知老人星也且兩極不動何有高時

論語所謂北辰者謂極星也居其所則不若轉旋也非謂直不動也言氏春秋極星與天俱逝而天極不移周禮言冬夏至五表以繩系其顛望北極中大星

常有入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
在七十一度之內黃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
星則是南極也解見朱子曰南極不見是南邊
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也解浮得起來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此子
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
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簾
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而動心却不動

而測其四遊以正
中為北極樞也
所謂天極也
凡曆家言去極之
度者皆指北極
之天也古書之北
辰者皆謂北極
五星一無稱不動
之樞者未說反
動古書既已言
之宋人不看出
耳

太一常居即周髀
所謂北極大星也
隋天文志行太一
帝王也朱子之意
謂第五極星近
不動處者要之
往於帝上論天而
實不明星象也

周建於十二辰者此
斗也古人有以北極
混北斗而言斗極
者上卷亦蓋因是
而誤耳

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
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
樞子極星便是近樞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
近樞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
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
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朱子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
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其極星亦微動

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今按史記
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註
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

或問上蔡謂北極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
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是
否朱子曰以其居中不動眾星環向為天樞軸
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且在中兩頭揅
定一頭在北上為北極一頭在南下為南極問

太一曰太一，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朱子一日論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

亦非地之中，乃是漢土之中耳。

本不當大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朱子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心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北天之星，雖然旋轉，未嘗入地。

四時皆見其徹夜在天然其旋轉有甚窄者以
衡管窺之衆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密
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
磨比天則磨臍比爲天之不動處此即紐星旋
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瓜瓣之攢
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徹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
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
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比北極

爲瓜之聯蔓處南極爲瓜之有花處東西旋轉
最廣之所比乎瓜之腰圍北極邊傍雖然旋轉
常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如是
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雞子地如中黃然雞子形
不正圓古人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喻天包
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水
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
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

未曉地形亦如球
故有此謬妄

周髀曰天似蓋笠
地法覆盤大戴禮
曾子天圓地方如
曰圓地道曰方如
誠天圓而地方則
是四角之不掉也
靈辨注云道曰
方圓耳非形也王
若雷渾天說曰天地
之體狀如鳥卵天
包地外猶殼之裹
黃也古人既明言
地形之圓矣後儒
不曉不思焉耳

不覺知謂天體轉旋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
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得機遂即
星所附麗擬以爲天之體耳

右論南北極爲天之樞紐○愚按先儒
之說天形至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
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戲日月星辰
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
下自下而復左天形如勁風之旋其兩

端不動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
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
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
謂之黃道春秋二分黃道正與赤道相
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
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道北夏至則
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其出入與
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

黃道斜給赤道
春秋二分日躔正
與赤道相直此土
黃道與赤道相
直誤矣

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
 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
 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
 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
 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
 北至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
 復北則為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
 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二時

天度周不知何謂
 日道周與上重複
 並使讀者迷惑
 故天度一周至日道
 不足四十九字宜作
 已至上年冬至日
 躔之度分是足天
 度有餘日道不足
 也如是立意義明白
 按時曆以上比白為
 此說至西洋一曆家
 以歲差為恆星之
 右行天度日道其
 數正同其理始明

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
 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
 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按堯典堯時冬
 至日在虛七度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
 餘年冬至日在斗一十二度至元朝初
 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
 由元初至今又百餘年而冬至日在箕
 入度矣以此推之
 則歲差之說信然

理學類編卷之一

人與天與地... 理學類編卷之一... 天與地與人...

理學類編卷之二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文上

屈子天問天何所沓... 安陳○朱子曰沓合也... 所十一辰誰所分別乎...

十二會辰在天之象
運轉不傳何以分
其方位而鶉火加
于午位為天運之
正乎不言其所以
然何也余嘗謂古
昔冬至日在虛夜
分于時加于地下之
子位蓋益以是時
分四方十二辰之位
而以二十八宿配之
也而星象東移
與古不同故二十八
宿十二辰之方位
今無所準而曆
家無明說無復
疑之者昧于者習
而不察不特此也
嗚呼

曰日月所會是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
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
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
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
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
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
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

體生於地者謂山
嶽耶謂水耶在
天曰星象豈出嶽
妙不之精乎張
說今無取焉

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
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
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
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
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
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
光耀者張衡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
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朱子曰湯一作暘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

暘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

大蒙即蒙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至谷

之曰暘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升于

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

所行里數曆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

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

出水入水是承曆家舊說之誤

四千當作一千

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十之一焉

又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

腹○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

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

兔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

遠故兔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兔生而

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

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

揚子法言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朔於日乎李軌注載始也魄先也朱子辨鄉飲酒義三日成魄之說此醫用法言之文耳
張衡靈憲書曰日辟言猶火月辟言猶水火則外先水則含星故月先生于日之所照孔穎達詩正義云先師以為月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月之盈虧古人已知其故沈括之說更加詳耳

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沉括之說乃為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

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又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

日出則明日入則
晦無有開闔陰
陽消息則由日之
出入未說倒矣

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
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又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且曜靈安藏
○朱子曰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
而明角宿東方星且明也耀靈日也此問何所
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
精光乎荅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
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闔則日出而明陰消而

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因為東方之宿
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
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且則固已行於地中特
未出地尚之上耳

程子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
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

此問與沈括王並目之說同程子所答反失之上已載朱子之言此又載此說說何也日循黃道南北一周以成歲月之盈虧每開成歲是不通曆理也

為有盈虧然否程子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張子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旋轉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

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是曆家舊說也余竊謂天地之間造化之工惟日之所為而已矣近則為陽遠則為陰觀晝夜冬夏可見非有陰陽二物相對互換也若夫月則於晝夜冬夏略無所關漢土以五色配五行五緯之色偶與五行合故以水火木金土目之耳其實則不可知也而張子之說皆屬穿鑿金何密之有

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已填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朱子曰正蒙中此一段說日

月五星甚密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曰橫渠說日月順天左旋此說最好又

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

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

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

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

張子以寒暑潮
沙為地之升降
其謬妄不足辨

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

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

降則以海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

繫乎日月朔望其精可感

張子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

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

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窳王之道

陽度謂赤道以
南陰度謂赤
道以北日之右行

自秋分至春分日
有餘曰盈自春分
至秋分日不足曰
縮張氏以陰陽
為冬自冬至縮為
長短大失邵氏之
主也月遠日為
望近日為晦以二
十九日五十三刻
有奇與日會謂
之合朔即一月之
數也月行高則
疾行卑則遲自
疾至遲自遲至疾
以二十七日上刻者
奇謂之轉固其日
數不及合朔大約
二日也故朔望與
遲疾常相參差
合朔之時不在在
疾段也張氏所
引曆家說即
一再雅叙天疏之
文所謂一日四日
五日八日則入轉
之日數也非謂
月朔之日數也至
晦當作至二十七

日是承爾雅疏
之誤也一月亦當
作一周是亦因晦
字誤之尔比自望
不知曆法耳且夫
漢土之地偏赤道
之北故南暖而北
寒是以論南北
必以陰陽配之
然以天地之全体
論之則赤道之南
北氣節雖相反
寒暑則正均謂
南為陽北為陰
者亦夏與之見
也日行之有盈縮
縮者其天有高低
卑也與月之遲疾
不同其理實與不
係南北故盈縮
之極今在三至後
七日也呼張氏則
無論已邵氏自
負以達天地之
理而今觀此書

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鬼生而疾君臣
之義也○觀物張氏曰日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
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
為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
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
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
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行又
小疾日夜行十一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

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
則鬼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
邵子曰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
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
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
生也○觀物張氏曰初二日日將入時月在庚
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

所載之言非妄
則謬而未子每
尸祝之余為之
慨嘆云

月望則正向謂
之敵陽猶可矣
謂東土為敵陽
非常則切至及
皆然此說無當

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
方十六日日將出時月在辛上哉死鬼見平日
二十三為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
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
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
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之道陰陽
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朱
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

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一節之中
月上弦之時受一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十
五日第二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昏見
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
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鬼以平且沒於西方辛
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
下弦以平且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
終全變一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一月六節既

參同契曰三日出為
變震受庚西方
八日兌受丁上弦平
如繩十五乾體就
盛滿甲東方十六
轉受統巽辛見
平明辰直於丙
南下弦二十三坤
乙三十日東方未
其明壬癸配甲
乙乾坤始始終

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真氏曰震一兌
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且震
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為
修養之法此參同契註也因附于此。○今按易
卦納甲之法其源蓋起於此故虞翻曰日月懸
天成八卦象二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
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且巽象月
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二十日坤象月滅

坎離之象不應
於月故又為此強
說可笑

月與星亦隨天而
轉耳未見月之隨
日星之隨月也

乙晦夕朔且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
巳成戊巳土位象見於中
邵子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
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朱
子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
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

西洋人說之字動
天軸南北二極而
正左旋日月皆生
及恒星循黃道
而斜右旋若如
張朱之說日月五
星亦左旋則東
退而已不可有南
北之緯行也左旋
循赤道右旋循
黃道其動顯然
右二十七曜右行之
說斷不可易矣

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二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
一度一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二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
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
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周天月行遲一日
一夜於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
天為退了十二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

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
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
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云日行遲月行速
○懼齋陳氏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沒一日一
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
以天之過也而為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
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二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

朱子之意謂二十九日有奇之間月周天又及日也非未詳也陳氏看之不審耳

初退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度千一十六分日之二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度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九峯蔡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二百六十五度四

孔穎達作五經正義諸言天者皆以太初曆解之後儒因仍談天殊不知太初曆法其疎不與天合自漢而後曆已經數十改可笑之甚

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二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一會得全日二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

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
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
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百九百四十
分日之一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
五百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

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定宇陳氏曰
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
分中之一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
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
十分為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之一
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二十五即四分日之

一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二度有奇是不足日十
 二度有奇也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
 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
 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
 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
 以日法筭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零者
 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
 歲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

沈括筆談云置閏
 之法先聖王所遺
 固不當議然事固
 有古人所未至而後
 後世者如歲差之
 類方出於近世凡
 積月以考時四時
 以成歲陰陽消
 長萬物生殺變化
 之節皆主於氣而
 已但記月之盈虧
 都不繫於歲時之
 舒悒今乃專以
 朔定十二月而氣
 反不得主本月之
 政朔在氣之前者
 徒謂之乙歲之春
 而實甲歲之冬
 也朔在氣後者
 徒謂之甲歲之
 冬乃實乙歲之
 春也而之生閏
 月之數實死氣朔
 交多歲年錯亂
 四時失位算數

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
 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
 一歲只有二百五十四日而經云基二百有六
 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
 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二百六十
 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
 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二百六旬
 有六日也一氣為一月必有二十日零五時二

敬恭振此始古人未
 之思也今為術莫
 若用土氣為一
 年更不用十二月
 直以立春之日為
 孟春之一日皆誤
 為仲春之一日大
 盡三十日小盡
 三十日歲有盡
 永無闕餘四時之
 氣常正上咸政
 不相凌奪月之
 盈虧寓之曆日
 間可也今此曆皆
 論者取怪置馬
 然異時必有用
 子之說者沈氏
 此論可謂審員
 超千古矣如陳
 氏謂古曆為不
 易之妙法拘儒
 之見固當如是
 至明回回西洋二
 曆入漢其法並
 不用閏月以三百
 六十五日為正歲歲
 十二宮大三十一日小
 三十日四年置閏閏一日暗合於沈氏之說安知後承其無行於漢土哉

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
 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一月有六
 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二十日全非
 朔虛而何二氣必二十日零五時一刻非氣盈
 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
 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二者參
 合而交相成茲為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九峯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

蔡氏洪範注依孔
 氏正義而正義即
 漢書天文志之文也
 九行又曰九道曆皆
 家及諸儒以皆以
 為唯月有九道而
 不知九道本是日
 道之目也易通統
 番曰日行東方者
 道曰東陸日行南
 方赤道曰南陸日
 行西方曰西陸日
 行北方曰黑道
 曰北陸爾雅陸之
 有九道故考靈
 曜去當里不失九
 道謀鄭注河首
 帝覽嬉之黃道
 一赤道二出黃道
 東赤道三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黑道二
 出黃道北白道
 東赤道西白道
 東赤道西白道
 東赤道西白道

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
 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一出黃道北
 朱道一出黃道南白道一出黃道西青道一出
 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
 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至南北中東至
 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
 夏夏至從朱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
 黑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

道冬北後里道... 蓋就黃道一規四... 立四中分為八段併... 與黃道之名而曰... 九道也漢志之月... 有九行者非假借... 之可然月二十七... 而一周天行盡九... 道春百及秋冬無... 異其方漢志之... 言不見兩當後... 儒者九環交錯... 強為之說益見... 其非矣春秋左... 傳申豐曰古者... 日在北陸曰藏冰... 西陸朝觀而出... 之亦推紀天曰北... 陸霍也西陸昂也... 是以列宿之方位... 言之古之說也如... 結書所云日春... 行東陸秋行西... 陸則與列宿之方... 位不合若西分配... 四時而以其方... 色名之耳後漢

書律曆志云月有... 屋疾率一月後故... 所疾處三度九歲... 九道一復沈括之... 說蓋出乎此然所... 謂九道者以遲疾... 分之則不係方位... 也律曆志又曰月... 有九行九行出入... 而交生焉日行十... 九周月行二百五... 十四周復會于端... 是謂月行有南北... 也然則九道轉周... 也九行交周也其... 別自明沈括似混... 為一途且分遲疾... 以方色名之未見... 其說亦不可信矣... 究其見九道之目... 步日月之行皆無... 所用亦猶地有四... 遊之說也余無取... 焉

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沈氏曰曆家天有黃
道赤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
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
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
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最
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黃道
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

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行也日
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
散分為數段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
而已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
也○懼齋陳氏曰天本無度以與日進退而成
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
一度二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
周天之度遂為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

冬至在斗，夏至在井，皆日也。非黃道也。晉書天文志云：冬至在斗二十一度，黃道斗一度，出辰入申，故曰亦出辰入申。此蓋誤。看晉志而失於節，亦也。下文曰：自然元時有授時曆云：至元十八年冬至日在箕其十度，而猶依晉志云：再儒者往論古也。而暗於目前，往類此古者不可不省也。

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今按日之行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外。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或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朱子曰：正是月遲。又問：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月遲？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算天行。

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外。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或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朱子曰：正是月遲。又問：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月遲？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算天行。

月夜、向東是兒
女亦所知也。朱子以
是證月行遲於日。
明祖以是證日月之
右行。豈足以服人
乎。

健故日常少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二
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
可見月遲

朱子曰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
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
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
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
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西則是近

既載朱說又以真
氏之謬記次之何
哉

一遠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
之望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
之全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
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下光
盡體伏矣○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
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
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
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

理學類編卷之二

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
 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為純陰故魄
 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魯齋鮑
 氏曰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晚最
 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
 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
 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
 不及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

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
 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

朱子曰月受日光其質常圓不曾缺如圓球只
 有一面受日光望夕日在西月在卯正相對受
 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
 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
 在地中央則光從四傍上受於月其中昏陷便
 是地影望以後月與日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

上弦之後下弦之前日
 月同見地上而月中
 亦有黑影則其非
 地影也明矣惜乎朱
 子不以此理究月食
 之窮理之不易如此

西陽雜俎云佛氏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云蟾桂地影空處水影也朱子巧引是也近時聞西洋之說言月猶地光處是海水受日光里處則洲峽也此說似得其實若有人在上而下視大地則見地亦如月矣

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月與日正緊相合月便純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又曰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碍日之光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問人言月中黑影為地影是否曰前輩有此說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到去遮了

他光耳

艸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入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在順行難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筭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

比

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
 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
 太虛盤中，雖略過了此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
 八箇月則不及天二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
 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二十度，
 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
 爭差二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
 之盤中一日行一周，應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

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二十度，太白
 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
 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
 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
 天為差十一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
 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
 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
 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

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緣督趙氏曰日月兩曜懸虛運轉本不附著於天各有所行之道五緯亦然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其遲疾却不因日五星則因日而遲留伏逆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最疾而復遲退如初遂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却從最遲以至於最疾最疾則與太陽同躔矣又曰若謂七曜不附天而空轉則

朱子曰橫渠說日月五星亦左旋若如此則曆家逆字改作順字進字改作退字

順行而當作順行者

行天當作天行

右轉者亦皆是左旋留者是一日遶地一周而與天同過一度行疾者反是遲行遲者反是疾退者反是疾之甚順行而遲疾皆是一日遶地一周而以不及行天之數為所行度退行者却是一日遶地一周而多過天行之數退遲者先天不甚多退疾則愈多矣

深山董氏曰日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太要天最健而

西陸謂白虎七宿
南陸謂朱鳥七宿
東陸謂蒼龍七宿
北陸謂玄武七宿
此說本乎左傳
雅

行速日月五星不相及耳故自地而觀其運
行則皆東升西沒遶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
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
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
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進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
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夾漈鄭氏曰日為太陽之精循黃道而行行西
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

遠

陰陽一終言行盡
表裡也

陸謂之冬所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月者太陰之
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
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
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
觀其傍故半魄也晦朔之時日照其表人在其
裏故不見也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二日有奇
在黃道表又十二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速
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張衡曰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一十八宿五緯經次用告禍福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今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

五行配當漢土之舊習耳余未見其必然

五星懸乎天其為何物實不可知以木火土金水目之則是人之所命耳若以名爲實則其斗杓白狐矢諸星亦謂之若械之氣上結者耶庶子者宜開大眼目

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土是也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又曰二十八宿隨天而轉皆有光芒五星運行而動無

理學類編卷之二

九

月與五星其有形
而更分明見之恒星
亦當然

大西水法曰派險
字皆皆火氣挾土上
升者也星說或然
夫墜地者非星也

光芒

朱子曰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土
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

問星辰有形質否朱子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
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為
石者

朱子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

先爍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
時一霎時暗

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

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鮑氏曰辰者天

之體故曰天壤亦猶土者地之體也

晉天文志曰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

須氣焉

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

左傳曰日月之會
是謂辰周語曰
辰在斗柄是謂
日月所會為辰
然就星象言之
未有謂天之體
曰辰者也黃錦成
尚書通考曰星
與辰一也以前所
見謂之會日月之
所會謂之辰此
說得之

嚴善思曰山川之精氣上為列星

禮記正義曰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
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
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
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
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
之則明不照處則暗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
字日生為星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者蓋闕其所不知也若夫耻一物之不知而發虛空揮幽杜撰胡說者後儒之過也朱子與門人論太極高說云焉知孔門不曾以此語類曾張朱二子蓋不知古今學術之有異同也積氣為辰誤之又誤者也

右論日月星辰西山真氏曰按張子有言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曾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愚按先儒之說天之積氣為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者為星二十八宿及眾經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

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之中與
天不相繫著各自運行遲速不等天左
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
而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一日子時至
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過之
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日亦左行
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
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

直處日日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
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一度
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
右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月亦
左行其行尤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
退度不及於天一度反若遲然月行遲
於日而退度不及於天十三度有奇反

古人未知月掩日以為有物食日故曰日有食之穀曰米傳曰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其美以不知其所食故以為必大異自漢而下既知其故又知其有常度而猶首鼠於災異之說世人以迂腐目儒者宜

若速然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行過於天則為逆行與天等則為留行不及天則為順遠於日則見近於日則伏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子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九

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元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日月萬國公共之物也何得為漢土一王而相避矣強考此言恐不足以戒懼人君

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
子曰凡日月之會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
仁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
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
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
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月常有盈虧故曰
其常也未說非是
九

杜氏未知文意之
理觀上下諸說
其誤自見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
氏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
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
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類
交而食者
又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杜
氏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
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

淮南子曰月望日
奪其光陰不可
以乘陽也曆家
之說蓋出乎此

日食之理已明矣
笑以月食未明
故併其日月為此
妄說不善推也

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月光溢出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見

程子曰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

魄反交則光為之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

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克○觀物張氏曰

朔

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克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而有食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允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

朱子曰天有黃道赤道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

匣子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內一

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只是將

交而不食者斷無之或有之者曆之失也

黃道赤道十字路
頭相交處即春秋
分之日躔也黃道
赤道相交處曰正
交中文合朔時若
日月於此撞著則
月掩日而食朱子
偶誤脫之耳
皆同一度上脫朔
時二字

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
十字路頭相交處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
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
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
相向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方日常在上既
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
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
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

食

或問月食如何朱子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
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
所射故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
之意則不相敵而不食矣○夾滌鄭氏曰張衡
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
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
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

張衡靈憲曰當
日之衝光常不合
者蔽於地也星謂
闇虛在星則星
微遇月則月食
余謂蔽於地者言
地隔障日光也闇
虛則地之影也
是明說月所以
食矣而後世曆
家不能解其義
徒用闇虛之名
而推算月食儒
者又誤以爲日中
有闇虛者射月
而食至明宋廣
獨復弄地影食
月之說而世儒
反非之至於西
人入于漢去乃
其地影說於是

整馬服以為千古
卓見漢之所
未識殊不知千
載之上張衡既
已言之余往年
讀後漢志注
載靈憲即得
其意後見諸
書多引此文而
古今讀若者不
察焉其笑人
之讀書不精也
近讀顧炎武
日知錄既先我
矣之可謂勝有
人矣

北多少○緣督趙氏曰日體對衝之處往古名
曰暗虛似乎平日之像景月體因之而失明故云
暗日非有像景強立其名故云虛言其非實有
也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與日相等
庾子晦問日月之行其道各異然每月合朔不
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食或不
食悉未能曉向承指諭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
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

不相值則皆不食如何朱子曰日之南北雖不
同然皆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
而出其傍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
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強則日月近一而

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
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
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亦不食此正如一人
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

日天高而月天卑
故月掩日其不掩
者以南北異道也
推之食者亦當
分內外若日在內
應有文而不食
者而古今無有
朱子之曰在內
月在外則不食
是亦不知曆術
之失也

古曆用平朔故
日食月食或在
朔望之前後至
唐一行大衍曆始
用定朔自是日
食必在朔月食
在十五十六

釋迦之子曰羅睺
羅漢土人譯為
障蔽因意羅
睺計都亦並是

障蔽之意日月
朔望時若遇二
之則食故西域人
疑此處有暗星
障蔽日月名曰
羅睺計都天竺
日推其行度漢
曆家推入文法唯
是求食限故於
朔望推之耳非
餘日不能求之又非
求羅計之術洪氏
之言不可曉此亦
未通曆法也歟

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
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
能掩燭以此推之可見又曰鬼加日之上則日
食在日之後則不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
容齋洪氏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
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
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
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

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
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
不載
緣督趙氏曰世人觀望日體見為月體所障故
云日食然日體未嘗有損所謂食者強名而已
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
障盡日體謂之食既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須
更則兩輪參差而生光矣若不正會於交但在

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見其食兩輪雖相犯
所食却不既近於正交者食分多遠於正交者
食分少兩朔之間日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
半黃道有一交若不當一交前後而望則不食
望在一交前後者其月必食或食既或不既食
分之數當以距交遠近而推之

右論日月之食○愚按日月五星之與
天體相值也由北而南而從分之謂之

度由東指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
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
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是爲望
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
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對望之時
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
射月而月爲之食其食之分數則由同
道對道所交之多少也又按左傳註月

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
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
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
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
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
一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
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

理學類編卷之二

